

永不熄灭的烛光

□杨斌(河南鲁山)

没有人给你作序,也没有人给你写悼词,在沙河水畔的松树林里你长眠成了一首诗。

不仅仅是在教师节想起了你,也不仅仅是你的祭日与教师节正好重合才想起了你。

走进校园的每一个角落,在教室、在会议室、在办公室,在每一寸你曾经走过、停留过的地方念起你,仍然有锥心的痛。

30年前我们从不同的地方调入同一所学校,我们成了同事和最好的朋友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在这个规模不大、各种资源相对落后的乡村中学,始终留不住人才,往往是今年分配来的,明年就托关系、跑路子调到县城或距县城较近相对繁荣的地方,也有的今天来报到,明天就辞职奔向远方,寻求更为诗意的人生。而我们则是迎来送往,坚守阵地,有着20多年的共同奋斗。

记得你讲的最后一堂课是八年级上册语文《蜡烛》。这是一篇战地通讯,写的是一位南斯拉夫的老妇人将珍藏了45年的两支结婚喜烛,点在了苏联红军战士的坟头,驱散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寂寞。

你用深沉沙哑的声音朗诵:

她把那大蜡烛插在坟堆的顶上,点了起来。这晚上没有风,蜡烛的火焰向上直升,一点也不摇晃。

一支蜡烛,旁边还有生锈的洋铁片给它挡住了风,在坟堆上闪耀着柔和的火焰。蜡烛快点完了,烛芯快给蜡泪淹没了,但是那一朵小火花依然在闪烁。

……

教室里鸦雀无声,无论是学生还是听课的老师,都被你带到了一个战火纷飞的战场,带到了南斯拉夫老妈妈人性和母爱的光芒中。在这诗意的境界中,悲剧的喜烛跳动着“不会熄灭的火焰”……

下课的铃声响了,没有一个人离开教室,目送着你走下讲台。今天你的脚步很迟缓,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矫健和敏捷,你扶着教室前的栏杆,一级一级地走下台阶,走到最后一级台阶时,你坐了下来,黄豆大的汗珠从你的额头上落下。你说:“我可能真的病了。”

此后你辗转于各大医院。

你太忙太累,从来没有坐下来把你的过往捋捋。你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,本来可以从政,但你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学校。你的课堂妙趣横生,充满艺术色彩,你的教态从容优雅,人称“走在讲台上的少帅”。你少了教师斯文怯懦的迂腐,多了篮球场上叱咤风云的虎气。

你谦恭柔和,但也不失一个教师的胆气。藏起所有的拮据和疲惫,你始终引领新潮和时尚。你说,在学生面前,教师就是知识的代言人,教师形象影响着学生对科学的崇尚和追求。教师职业绝不是知识分子的穷

途末路,它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和丰富的情感在里面。

做教师难,更难的是做一辈子乡村教师而无悔无怨。多少个

清寂的黎明,你踏着月色走来;多少个不眠的夜晚,你又在星光下徘徊;多少个寒来暑往,你走在家访的路上……班里有留守儿童需要照顾,还有多少单亲家庭的孩子需要关爱……一个高大威武的伟丈夫,在学生面前却成了心细如丝的暖爸爸……

有人把生命耕播进土地,而你却把生命耕播在讲台,用灵魂去影响灵魂。

有人把你比作园丁,播撒希望的种子,让荒芜的心田披上了绿装;有人把你比作蜡烛,燃烧自己的生命,照亮了黑夜的迷茫;有人说你是情思绵绵的春蚕,呕心沥血,以鞠躬尽瘁的赤诚放飞了破茧成蝶的梦想;有人说你是花海中的一片绿叶,于万千繁华中化作了春泥。其实,你就是一个教师,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普通人。在这繁华的浮世,你绕过用金钱堆砌的浪漫,绕过用时光打磨的诗和远方,绕过一切尘世的享乐和荣华,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喜悦,慰藉了你依然清贫的高洁。

你的床头堆满了从田野里采来的鲜花,女孩子用狗尾巴草和万寿菊编织了花篮,男孩子用高粱秆扎了蝈蝈笼子,里面放了一对小蝈蝈唱歌给你逗趣儿……他们还给你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塞到你的怀里,他们想念那个温暖风趣有力量的你。那一刻,你的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。

那是你最后一次走进校园,你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每一寸土地上都印有你的足迹,每一缕空气里都飘散着你的气息。

那是最后一张全体教师合影像,这一次你没有带那副时髦的墨镜,勉强撑起的笑容无法掩饰倦容,落寂的神情里有你对生命的无限向往……

那是你过的最后一个教师节,也是你最后的荣誉。你从不争名争利,最大的荣光就是在学生心目中有一个“王老师”的传奇……

我一直无法面对一个鲜活生命的消逝。我权当是你的一次远行,向红尘请了一个假,去追寻你的诗和远方。我也不敢用过多的文字去缅怀曾经的美好,因为我的笔太轻,而生命太重。

在你远行的第十个教师节,我也讲起那篇课文,你的精神不也是一束永不熄灭的烛光?那一朵小火花依然在闪烁,闪烁着人性的光芒,指引着我们前行的道路……



犹记开学修钢笔

□梁永刚(河南平顶山)

旧时,使用钢笔、维修钢笔的人群庞大,小学生更是主力军,不是笔尖摔坏了,就是皮囊漏水了,容易出现毛病,维修率极高。几乎每隔一段时间,就会有修钢笔的流动小摊来到学校门口,很受学生们欢迎。

在我的印象中,修钢笔师傅的手上都是油光发亮,黑黢黢的,衣服上随处可见斑斑的墨渍,讲究一些

的,会在腰里围上一个脏兮兮辨不出颜色的围裙。每逢新学期

开学,修钢笔的师傅都会在各个学校间来回穿梭。修钢笔的师傅大都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,全部家当都在后座上的木箱里。来到一所学校门口,找一个敞亮的地方把自行车支好,从木箱上取下一个塑料盆,到附近的人家端一盆清水,以备清洗笔管所用。

修笔师傅的木箱,和旧时乡村卖冰糕的箱子相似,只是稍大一些,里面用薄木板隔成几层,分门别类摆放着各种型号的笔尖、笔舌、笔帽、皮管等零部件,还有修笔的常用工

具,如小镊子、小钳子、小锤子、小锉刀等。修笔的时候,这个其貌不扬的木箱摇身一变,成为修笔师傅的工作台。

那时候,每次学校门口来了修钢笔的,到了下课和放学时间,学生们都会把修笔师傅团团围住,有修钢笔的,更多是看热闹的。看得多了,我也逐渐看出了修钢笔的门道。修笔师傅恪守着厚道诚信的职业道德,能修则修,不嫌费事,非万不得已绝不更换零件。譬如,钢笔下水不畅了,就把笔尖拆下,用牙刷清洗笔舌;笔帽和笔身旋转不紧了,就用工具将笔帽内旋出新的螺纹;笔身劈了,就用细铁丝一圈圈箍紧;笔尖漏水了,多是笔尖下面的笔舌松了,点根火柴微烤一下就可轻松解决;皮管漏水了,就剪一圈宽窄合适的软皮,用强力胶粘紧即可。

一支钢笔最重要的部位是笔尖,修起来难,很能考验修笔师傅水平高低。修笔尖是技术活儿,也是精细活儿,一凭眼力,二靠手感。那些技艺娴熟精湛的师傅只需粗略一看,用笔尖往指头肚儿上轻轻一划,其中的毛病便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。笔尖分叉是常见病,修笔师傅修起来很轻松,说话间用手简单一掰一捏就好了。遇到分叉严重的,顶多就是拿个小锤子,左敲敲右打打,三两分钟就能手到病除。

新买的钢笔用起来大多会挂纸,过去作业本的纸张很薄,写不了几个字就把一张作业纸挂烂了。挂纸的毛病出在笔尖,关键在打磨笔尖。修钢笔的师傅极有耐心,用小锉刀反复打磨着笔尖,感觉差不多了,就在瓶里蘸点墨水,随便在纸上写几个字。如果仍然不顺溜,拆

掉笔尖继续打磨,一遍遍直至顺手。经过修笔师傅一番拾掇,笔尖落在纸上再也不会涩涩拉拉,而是像清水落在肌肤上一样顺滑,不仅写出的字好看,心情也舒坦。

在流动摊修钢笔,基本上都是立等可取,等上三五分钟,花个三两毛钱,一支损坏严重甚至有着诸多疑难杂症的钢笔,在修笔师傅一双巧手的摆弄下,或修或配,获得了第二次生命。

大概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当时我正在老家上初中,轻巧方便的圆珠笔流行开来,同学们本来就嫌钢笔灌墨水麻烦且易损坏,于是纷纷扔掉钢笔用起了圆珠笔。用钢笔的人越来越少,修钢笔的生意自然是日渐冷清。后来,市场上签字笔、中性笔逐渐取代了圆珠笔,且价格低廉、粗细型号齐全、笔尖不易堵塞,并且坏了或墨水用完以后再花几毛钱换一支笔芯还可以继续用,用钢笔的人更少了,修钢笔的人更是寥寥可数。再后来,随着计算机的普及,人们习惯于用键盘打字,用笔手写的人和机会越来越少,再难见到修笔师傅的身影了。如今,只有那些喜欢硬笔书法的人和很少一部分中小学生在继续使用钢笔,一旦用坏了大都会直接买一支新的,不愿花时间去修,况且也没有地方可以修。

曾经风光一时且十分文雅的修钢笔行当,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,悄悄地淡出了人们的生活,匆匆地退出了历史舞台,那些修笔师傅和娴熟的老手艺,成为人们心中一段尘封的温情记忆。

百姓纪事

油饹饹

□王吴军(河南郑州)

道了油饹饹又叫油渣、油渣儿、猪油渣儿、猪板油渣、猪网油渣。我小的时候大人们教着我们喊它油饹饹,我们长大后也就教着比我们小的孩子们,喊它油饹饹。

读了一些书之后,我私下里就觉得,世间食物的味道都不是单一的,如果没有好的佐料,就不会做出好吃的食物。可是,在我小的时候,奶奶经常说的一句话却是:“做菜有了盐,啥味道就都有了,别的啥佐料也都不需要了,吃菜要吃的就是盐的味道。”仔细想想,奶奶说的不无道理,油饹饹就是如此,有了盐,不需要别的佐料,油饹饹的味道就无比鲜美。油饹饹实在是太普通了,所以,它不需要那些名贵而稀有的佐料,只是用自己本身的味道来让人细细品味。这就好比一个

人,由于其内在之美的丰盈与充实,根本就不需要尊贵的头衔和华丽的装饰来四处炫耀,只是以其平常之美就足以动人了。其实,高高在上未必就好,普通和平常未必就不好,关键在于其内心是不是清澈灵动。

我至今依然保持着对油饹饹的特别喜爱,正如儿时在我们村子里吃过的红薯、萝卜、白菜、花生、大枣那样,无论走到哪里,我的心中总是难以忘记。然而,现在即使吃到了油饹饹,却觉得已经不是儿时奶奶做的油饹饹那般的美味了,奶奶已经去世多年,她当年做的油饹饹,已经留在我的内心深处,也留在遥远的时光里,在寂寞风雨黄昏后,我慢慢咀嚼,慢慢回味,却忍不住想默默流泪……

